

敦煌學散策新集

陳祚龍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陳祚龍 著

敦煌學散策新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K87-06

70311

2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台一版

敦煌學散策新集

版權



所有

平裝一冊基價九·六元

著者 陳 祚 龍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所 及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印刷所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〇四四二六號

編者弁言

對於我們習予喻爲國際學林一大「顯」學的「敦煌學」之涵義及內容，我相信：至今世間的學者、專家和名家，都必早已洞悉無餘。記得遠在十七年以前，我即曾不揣樸昧，特地針對這種「專」門「學」問的流變，而勉力走筆敬向同胞作過一番簡要的介紹【參看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的新中國評論，第四十卷第五期，頁三一七內載之拙作「國際『敦煌學』研究綜述」】。就在那篇「介紹」文章的開端，我並特予言及：

首先，大家應該知道：「敦煌學」這個名詞，其所有的涵義，實在是既廣且大。同時，這個名詞的製作者，窮本尋源，並不是外人，而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再據其內容來加以演繹，那麼，我們從事研究「敦煌學」，實際就得說是從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學問。

接着，我還談到：

衆所週知：到如今，「敦煌學」的主要構成資料，當然不外乎是那些原由外人在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所「發現」，而隨經聞名世上的文物。至於這些「文物」，我們起碼得用下列各項去加以概括：

(一)鈔印卷冊。

(一)藝術作品：

①窟洞壁畫。

②彫塑、建築。

③織絹、刺繡、版畫、碑拓。

茲且依此兩大要項，分述如下：

先說鈔印卷冊（下略）。

次言藝術作品（下略）。

隨後，我還附及：

講到各國的業績與前程發展，不用說，由於這一大批「文物」，係自我國敦煌爲人「發現」，當時國內兼通中西的學者、專家，群集於首善之區的上庠，故其初期的鑽究成果，實以國人所有者最爲豐碩！但是，這種值得大家引以自豪的景象，惜乎並未能常保。隨後，由於國內海外政局社情不斷地動盪，我們一向爲求「興邦」，實在是受盡了苦難，而同胞當受苦受難的年頭，一方面不得不對於從事鑽究「敦煌學」這一種所謂的「冷門」，視爲次要的次要，一方面我們鄰邦日本的學者、專家們，因其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的瞭解與研究，一向即有着穩健的基礎，外加他們對於「敦煌學」也好，「甲骨學」或「漢簡學」也罷，從來既不認爲是什麼「冷門」，亦不覺得是什麼「熱門」，他們僅僅得在任何的境況之下，始終以龜兔賽跑的辦法，爲求學術的「發現發明」，繼續埋頭鑽究，認真負責地去作整理、分析與歸納。

到了今天，世人可就不得不承認：國察學者、專家對於「敦煌學」的鑽究業績，其中最稱可觀者，完全是日本人的業績！（中略）在歐洲，一向得稱為研究東方，特別是中國，最有優良成就的國家，我敢說：至今仍只有法國！他如英、德、義、西、蘇聯等，雖其對於整個中國文明的探討，各有相當的業績，但究不能像法國那樣地對「中國學」所包括的每一科目，都有美好的成就。法人鑽研中國的學術，我們如從其外表上去察看，也許只能說：無非是生不滅，然而實際上，他們的確可算是最會去作集腋成裘的功夫，而且這也可以算是他們真有「質樸堅毅」的傳統。至於他們對「敦煌學」的研討，自然也無例外。一方面由於他們的根柢雄厚，一方面他們個個都肯為學術而學術，所以每當他們發表一篇有關這種「顯」學的論文，或者是刊行一本大鉅著，言其內容，無非是既富「發現」，且多「發明」（下略）。

事實上，早在民國五十三年的初春，很幸運地我即叨承我們的那一位遇事能予高瞻遠矚與勤誠厲行求新求行，而不斷努力倡導復興與振興中華文化之大師——曉峰先生張其昀，惠予嘉納我的那一點兒小建議，由是他隨且就在其創辦的華岡學園——今日的華岡中國文化大學之中，創立了一個敦煌學研究所，俾使同胞學人、學者、專家與名家，去將「敦煌學」的教研事業，亦在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寶島台灣重新發揚光大。但因限於當年的人力與物力，均係極為有限，是故該所的實際發展速度，無非只可稱為十分緩慢。不過，由於該所的誕生，我們的知識份子，對於就像「敦煌學」這樣的學問，倒也多少都有了一點兒興趣，而分行「另眼看待」。約莫俟至十年以後，主要因為曉峰先生的贊許、協助與禮聘，「我的朋友」——潘重規教授，乃自海外返國正式接掌華岡學園中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兼

碩士班主任的職務。隨後，他一面謹據原經曉峰先生所釐訂的計劃，即：①編印敦煌文庫、叢書、圖片、學報，②籌組敦煌畫室，③舉辦敦煌展覽，重新組成了一個敦煌學研究小組，一面自己主持「敦煌學」的講授課程，積極地培養一些從事這種專門學術研究的才幹。於是經過潘教授個人及其生徒不斷地努力奉獻，結果不僅是其餘的重要公私學府，相繼也都開設了「敦煌學」的課程與組成了有關研究之小組或中心和加強其教研陣容及設備，而且因其成績均稱優可，既引起東方日本有關士女的重視，尤深獲西方學界素稱對於是門「專」學研究最具有「權威性」的法國同道士女之羨佩與擊賞。

時至一九七九年十月，法國的敦煌文獻及其相關文物資料研究社（E quipe de Recherche sur les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t Matériaux Connexes）的當局，特藉法國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主辦慶祝伯希和誕生一百週年（Célébration du 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Paul Pelliot）的機會，隨即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第五至十一世紀敦煌及高原亞洲古抄與銘誌研究會議（Colloque sur les Manuscrits et Inscriptions de Haute Asie du ve au xie Siècle）。其邀請代表中國出席者，無非還只是身為中華民國各大學府從事「敦煌學」教研的專家與名家。民國六十九年八月，我們的中央研究院，端為促進人類文化學術思想的交流與合作，遂特主辦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中固然未將「敦煌學」另予分爲一個小組，但在其第二至五組之中，實際都見有台省各大學府從事教研之名流大匠提出了一些主要涉及「敦煌學」的論文，參與討論和研議。一九八三年二月，法國的勝家——波利亞克基金會（Fondation Singer-Polignac）主辦中（共）法敦煌文獻與壁畫研討會議（Colloque

Franco Chinois sur les Recherches sur les Documents et Peintures Murales de Dunhuang)。當時我即以法國國立遠東學院院士暨中華民國中華學術院哲士的雙重身份，應邀與會，並特地當衆述證台省各大學府教研「敦煌學」所有的那些令人只得備予推股之卓越業績。同年八、九月間，日本東京與京都，分別舉行了第三十一屆國際亞洲及北非人文科學會議（xx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prica）。其B組之第二小組，即名爲敦煌與吐魯番研究，而當時亦見有中華民國的代表，專程自台北攜帶有關的論文參與該小組，加以當衆宣讀和集體討論。民國七十五年八月，我們的中央圖書館當局，爲了交換各個的心得，以便大家做好善用敦煌的文物起見，始特召開了第一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議。至於同年十二月，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雖其當局仍舊未將「敦煌學」另爲一組，但參與是屆會議的某些學者、專家，在其第一、三、五等組所提出的論文，嚴格地講來，無非都與「敦煌學」實際是大有關聯。說起來，我可也真未料及：就在本年一月下旬之末，我們的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與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並還齊心合力主辦了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雖其主辦當局特將「歷史」單作一組，而將「敦煌學」與「文學」合爲一組，但某些參與歷史組的學者、專家所提出之論文，很顯然的，實際與「敦煌學」亦有極爲密切的關係。

鑒於國內的「敦煌學」教研大業，就在近十幾年中，不僅已有相當可觀的發展，且其所有的成果，並已日益獲致國際有關同道士女的佳評與贊許，以及端爲便爲從事教研「敦煌學」的同胞學人、學者、專家與名家，去將其依據新獲的成果所結撰之有關書稿，或其門徒弟子所撰製的各種有關學位論

文原稿，甚至於博士後繼續研究某些有關學術問題所完成的專著原稿，悉得分別公開印行播傳起見，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董事長——高本釗先生，始特不惜再來動用一筆為數亦頗可觀的資金與計劃出版這種「敦煌學叢書」之計劃。同時，我竟承彼不棄，而蒙彼委以主編是門「專」學「叢書」之大任。本來，在過去，該公司所出版的有關「敦煌學」之產品，其種類實際也真夠稱繁多，唯其大半都只屬於原始資料或教研「敦煌學」的一些重要「工具」性質的圖籍，譬如：①敦煌石室古本草，②敦煌寶藏，③敦煌學要篇，④敦煌古抄文獻會最，⑤三階教殘卷，⑥敦煌叢刊初集，⑦敦煌古籍校錄新編，⑧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分類索引，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等。說起來，我此刻固然對於高先生所創訂的這種計劃至為贊賞，但是對於他的這番委託，除却報以勉力做好兢兢從命之外，尚希諸位有關的學人、學者、專家與名家，皆可吝將其大稿，源源惠下，以便這種「叢書」之內容，能得十分的充實，而使其對於大家續行教研「敦煌學」，極端富有用作參考的價值。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八日，陳祚龍謹識。

敦煌學散策新集 目錄

「集」前小誌（代序）	一
敦煌學札記	三
李唐開天時代于闐僧侶的物質生活之一斑	八九
關於唐釋智昇的生平與著述	一三五
關於敦煌古抄「神仙傳」中之「壺公傳」	一七三
看了敦煌古抄「報恩寺開溫室浴僧記」以後	一八二
學佛零誌	二二二
看了敦煌古抄「佛說孟蘭盆經讚述」以後	二四九
關於造作觀世音菩薩形象的流變之參考資料	三五四
中華釋門禮懺藝文小集	四一二
「太平廣記」析疑——看了「古典小說論評」以後	四二五
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後	四四六

「集」前小誌（代序）

講起來，就在晚近三十餘年之中，我個人每當簞讀敦煌卷、冊，而遇見其中所有直接涉及中華文化流變或敦煌學所包括之大小學術問題的時候，隨且走筆謹將個人所有之膚淺心得，撰製一些短篇零章，分別交由國內外之期刊、學報、論集等主編女士、先生，惠予嘉納與刊佈。就像這樣的一些小「玩意」，單據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鄭阿財、朱鳳玉編，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台北市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編印），「著者索引」，頁二一〇所列舉的有關篇章來說，爲數合計已是不下一四七種。而對於這些篇章之一部份，先後並曾由我分別將其集合、選擇、修補與改正，隨且另成專書，廣爲流通，即：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二集、三集、四集與五集、敦煌學要篇、敦煌古抄文獻會最（上列五「集」與「要篇」和「會最」，均由台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於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六十八年十月、七十年四月、七十五年十二月與七十六年十月、七十一年七月和同年十月，逐次印行），以及敦煌學海探珠（上下兩冊）、敦煌文物隨筆、敦煌資料考屑（上下兩冊）、敦煌簡策訂存、敦煌學園零拾（上下兩冊）與敦煌學林札記（上下兩冊）（上列六書，均由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同年同月、同年六月、七十二年六月、七十五年五月與七十六年十一月，逐次印行）。茲爲便於四方從事教研敦煌學的男女老小同道朋好之檢閱參考起見，始特復就個人近兩年來所發表的那

些主要研討某些敦煌文物之篇章，繼行加以集合、選擇、修補與改正十篇，連同尚只由我於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市所舉行的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文學與敦煌學組第五次會議之中，當衆加以宣讀的論文：「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後」一篇，而合成此一小之又小的「新集」。尚祈八表方家，不吝惠錫指正。

再者，真未想到，我竟叨承新文豐出版公司高董事長本劍先生不棄，多方敦促與懇邀，去爲其盡心竭力經營之振興文化、弘揚學術等大業，做好合同厲行奉獻。同時，他且特以主編其新創「敦煌學叢書」之大任相託。對於他的這些盛意與厚情，無疑的，我可唯覺却之殊屬不恭。今且深予銘戢五內之餘，姑將這樣的「新集」，權予納入是門「專」學「叢書」，並爲其第一種，而冀其可得小收「拋磚引玉」之效焉。

最後，對於歷來經常惠然錫予我許多鼓勵與支助的那些期刊、學報、論集等主編女士、先生，我除却仍願藉此機會，再度謹申摯誠的感激之外，不用講，我還極願藉此良緣，敬向新文豐出版公司的「經營人」——董事長、總經理、主編、排印、校對、出版、發行女士、先生，也來重申一審由衷的感謝。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九日誌。

敦煌學札記

一、關於敦煌古抄「伍子胥變文」中的「藥名詩」

就在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編的敦煌變文集（「一九五七年」八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頁一〇三一以內，載有原經王重民署名原係依據四份敦煌古抄漢文「卷子本」，即：伯、二七九四號與三二一三號、斯、三二八號及六三三一號的原本或刊印本所校錄之「伍子胥變文」（自後簡稱「伍文」）。關於這樣的古抄藝文，雖說歷來中外的許多學人，都曾先後將其分別作過一些考究與介紹，譬如：劉修業氏的「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參看敦煌變文論文集（周紹良、白化文編，「一九八二年」四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頁五二七〇五三二】；大衛·強生（David Johnson）氏的（英文）「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Ⅰ）及（Ⅱ）【參看蔡振念先生的漢譯（原經載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出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六卷第七期，頁三七〇五五、同年八月出版的同刊，同卷第八期，頁四五〇四八、同年九月出版的同刊，同卷第九期，頁四二〇五一、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出版的同刊，第十七卷第三期，頁二一〇二六、同年四月出版的同刊，同卷第四期，頁二六〇三一）】，但主要因為該篇藝文之本身，實際亦有殘脫，是故我們至今不僅對於大

小名家與專家所演繹的那些關於「伍文」作者究係誰何及其製作年代之「推測」，仍頗難予置信，而且對於其原來之篇題，是否確為「伍子胥變文」這五個方塊漢字，至少我還殊覺難予加以肯定。茲者鑒於諸如這樣的一些小問題，對於我們了達中華文學發展大史之流變，關係應亦可以喻為相當的緊要，用敢不揣樸昧，權且先來謹就原由「伍文」作者，也以問答的方式所新創之那一種無非等同諸音雙關藥名詩，勉力試予校訂與檢討，以供大家用作繼行分別探索上述各種問題的確切答案之參考。尚祈八表方家，不吝惠賜指正。

衆所週知：凡屬敦煌古抄漢文卷、冊，縱然只為零篇殘章，其中什九不僅多有「古」、「奇」、「俗」、「通」、「或」、「假」、「別」、「簡」等字，而且都有一些錯字。「伍文」之中的這種「藥名詩」及其前後之文字，雖經王氏校錄與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加以排印，但我既知其實際仍有一些原抄本來不錯，唯經校錄予以改正及其排印反而成錯的字、詞，是故復就所審，走筆成此校訂。

（前略）

川中又遇一家，牆壁異常嚴麗，孤莊獨立，四迴無人。不耻八尺之軀，遂即叩門乞食。

子胥叩門從乞食，其妻歛容而出應。

劇【龍按：劇，原本作劃】見知是自家夫，即欲發言相認識。

婦人卓立審思量，不敢向前相附近。

以禮設拜乃逢迎，怨結啼聲而借問。

「妾家住在荒郊側，四迴無鄰獨棲宿。

君子從何至此間，面帶愁容有飢色。

落草癡狂似怯人，屈節攢形【龍按：形，原本作刑】而乞食。

妾雖禁閉在深閨，與君影響微相識。」

子胥報言娘子曰：

「僕は楚人充遠使，涉歷山川歸故里。

在道失路乃迷昏，不覺行遊【龍按：遊，原本作由】來至此。

鄉關迢遰海西頭，遙遙阻隔三江水。

適來專輒橫相忤【龍按：忤，原本作忤】，自測【龍按：測，原本作側】於身實造次。

貴人多忘【龍按：忘，原本作望】錯相認，不省從來識娘子。

今欲進發往江東，幸願存情相指示。」

其妻遂作藥名【詩】問曰：「妾是五加【龍按：五加，原本作忤茄】之婦，細辛早仕於梁。就禮未及當歸，使妾閑居獨活。高良【龍按：高良，原本作蒼莨】薑芥，澤瀉無憐。仰歎檳榔，何時遠志。近聞楚王無道，遂發柴胡之心。誅妾家破芒消，屈身苜蓿【龍按：苜，原本作遂】。葳蕤怯弱，石膽難當。夫怕桃仁【龍按：桃仁，原本作逃人】，茱萸得脫。潛形菌草，匿影藜蘆。狀似被趁野干，遂使狂夫葺【龍按：葺，原本作葺】若。妾憶淚霑赤石，結恨青箱【龍按：箱，原本作箱】。夜寢難可決明，日念舌乾卷柏。聞君乞聲厚樸，不覺躑躅君遷【龍按：遷，原本作前】。謂言夫舛麥門，遂使從蓉緩步。看君龍齒，似妾狼牙。梗桔若爲，願陳枳殼。」子胥答曰：「余亦不是五加【龍按：五加，原本作忤茄】

【之子，亦不是避難桃仁】龍按：桃仁，原本作逃人。聽說余【龍按：余，原本作途】之行理【龍按：理，原本作李】：余乃生於巴豆【龍按：豆，原本作蜀】，長在藿香【龍按：香，原本作鄉】。父是蜈蚣【龍按：蚣，原本作公】，生居貝母。遂使金牙採寶，梔【龍按：梔，原本作支（之）】子遠行。劉寄奴是余賤朋，徐長卿爲之貴友。（共）渡蘼荷【龍按：荷，原本作河】，被寒水傷身。二【龍按：二，原本作三】伴芒消，唯余獨活。每日懸腸續斷，情思飄飄。獨步恒山，石膏難渡。披嚴把戴【龍按：把戴，原本作巴戟】，數值柴【龍按：柴，原本作狼】胡。乃意款冬，忽逢鍾乳。留心半夏，不見鬱金。余乃返步當歸，芎藭【龍按：藭，原本作窮】至此。我之半齒，非是狼牙。桔梗之情，願知其意。」（下略）

談及中華詩學中的「藥名詩」，它只不過是我國的「雜體」詩之一種。而其最初來用「藥名」爲詩傳情述志、詠物誌感者，我怕應該是蕭齊的王融。隨後蕭梁的竟陵王子良、沈約、庾肩吾、簡文帝綱、元帝繹，都曾分別作過這樣的「玩意」。至其原有的文字之絕大部份，我們此刻就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編，「一九五九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之中，也可看到其形影，即：其全齊詩，卷二，王融詩，頁七九二、三所載的：

藥名【龍按：此下，原註曰：以下……，見事林廣記。】

重臺信嚴敞，陵澤乃閒荒。石蠶終未繭，垣衣不可裳。秦芎留近詠，楚蘅摺遠翔。韓原結神草，隨庭銜夜光。

其全梁詩，卷二，簡文帝詩，頁九一八所載的：

藥名詩

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

其卷三，元帝詩，頁九五二所載的：

藥名詩

成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龍按：此下，原註曰：一作晚】霑衣。

其卷四，沈約詩，頁一〇〇九—一〇一〇所載的：

奉和竟陵王藥名

丹草秀朱翹，重臺架危巖。木蘭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隰採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亟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卷，爵林聲夜切。垂景迫連桑，思仙慕雲埒。荊實剖丹瓶，龍謁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藏薤，水萍終委絕。黃符若可挹，長生永昭哲。其卷七，庾肩吾詩，頁一一〇三所載的：

奉和藥名詩新詩【龍按：此下，原註曰：簡文、元帝，皆有藥名詩。】

英玉收荊楚，聽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道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迨至李唐高祖御宇，文士爲詩，大半因應時尚，分行偏重律體。一則講求切於儷偶，再則銳意揚